

【行走齐鲁】

## 观阳故城与三个半城村

□尹宪辉



果牟平城的土较重,于是县城(牟平)就建在现今的位置。还有个说法是,老辈人要建一座城,城盖着盖着,一面城墙突然倒了。之后从

故土难离,当从遥远的异地归乡时,这里的山山水水更是让人牵挂。初春时节,笔者踏上故土祭拜祖上故人,并专程探觅拜谒了观阳故城遗址。观阳故城位于烟台牟平城西南约120华里的半城村,坐落在美丽的观阳河东岸。

屈指算来,已有40多年不见故城石碑了。不知现在还有没有?若有,具体位置在哪儿?如今回忆,十来岁时偶然遇见过一两次,碑文却从未正经读过。这一次,经过近3小时的野外探寻奔波,终于在东半城村南一片无边的果树林里,找到了掩映其间的石碑。莅临碑前,环视古碑绕行数周,用心揣想脚下的城池古迹,举目遥望千年前的城廓,不禁感慨,历史已去旧城不再。

在烟台市牟平区观水镇,其实有三个半城村:东半城,后半城,以及我的家乡——西半城。三个半城的缘起,据史料记载,是因“隋朝筑城甫半而国变,工程未完”,故名半城,三村东南侧就是观阳故城遗址。

千百年来,关于这三个半城和观阳故城有多种传说。有个传说是,很早以前要在这里建一座县城,但城建到一半因故停工。因为当时牟平城的居民闻知这里要建县城,便到衙门造访申告,希望把县城建在他们那里。我们这儿的前辈当然不肯让,双方便起了纷争相持不下。这时不知是哪级衙门或什么高人出了个怪点子:称量两地泥土的比重,哪里土重就在哪里建城。结

城墙地下窜出条大铁狗,到处乱咬乱跑一个劲号叫,后来一气儿跑到栖霞县铁口乡驻地,钻进了地下。这是所谓半城倒铁狗咬的说法。

说是观阳故城遗址,其实在从地面可见范围内,已看不到什么遗址。地面上硕果仅存的,是一尊古朴苍劲的大理石石碑。当年的城池,从战国时代至今历经两千年沧桑,早已被尘封在深深的黄土地下面,显得空旷苍凉而悲怆。

石碑雄浑厚重,正反两面碑额处,糊着一层似苔藓般的锈迹,斑斑驳驳更显古旧。现场目测碑体裸露地面以上部分,约高160厘米以上。石碑正面向西,用古朴典雅而圆润的篆体镌刻着“观阳故城”四个大字(见图)。至今,半城村民在耕作中,有时还能掘出古砖、瓦砾、陶罐、陶片、古币等。村子以前修挖水渠时曾在村南远处塔下,挖出一些长约一米的大型土砖。村民从其出土位置和规格估计,大概是故城城墙用砖,进而判断那里许是城墙旧址位置,有可能是故城南城墙。

根据石碑的文字,可以对观阳故城的过往了解一二:汉朝至隋朝,观阳城原来不止一处。一说是今海阳县废城;另一说,观阳城就位于现在的牟平县半城村。查阅《汉书》知,在“胶东国”有观阳县,东汉应劭曾云:观阳县城在观水河东;又见《北魏地形志》“观阳”条目注明:有观阳城,是牟平县属观阳城。至北魏时,已成故城(废弃的城),从其迁徙

行政管辖机构至别处可知。又有《隋地理志》“观阳”条目说明:隋朝开皇十六年即公元596年,新分置设立牟州,至隋朝大业初年,牟州废除。今天的半城村,在观阳河之东岸,地面宽平,隐隐有城市的形貌。又掘地常有古砖、古钱发现,故判定其为观阳故城。

据牟平“千年古县申报材料”载:观阳故城遗址位于牟平观水东半城村南开阔地,遗址呈矩形,纵长横窄,建筑总面积为40万平方米。经烟台市、牟平县文化部门与专家多次调查,发现了城垣基址。故城遗址有文化堆积,从暴露的文化层看,上层为汉代层、下层为战国层。作为“烟台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”,公示的观阳故城遗址总面积约110万平方米。这里所谓范围,是指故城的占地面积,并非城池建筑面积。笔者揣摩,城区总面积110万平方米,以上千年前的眼光看,应当是一座相当宏伟巨大的城市。其规模完全不在各地现存许多故城之下,比如咱们山东著名的“大国”如鲁国(曲阜)、齐国(淄博)等故城。

该城何以称观阳?这与古观水河有关。

观阳河就是现在烟台的夹河,但是最初该河既不叫观阳河,也不称夹河。从古时地图可见,远古时代该河名曰“观水”。古城因城址选在观水河之阳——河的东面,故名观阳城。除西边有观水河,城址东面不远处还有观阳山,命名观阳城便自然而然了。

【乡村琐忆】

## 草房学堂

□李业陶

泥墙、草房、梧桐树……草房学堂的一切恍如昨天。

我去草房学堂读小学的时候年龄很小,以至于家里人让我在一年级又“蹲”了一年。而班里爷爷辈、叔叔辈同学要比我大两三岁。

那个年代的小学课程太容易了。一年级只有两门文化课,算数先学数木棒;语文的课文通俗、好记,至今我还能背诵个十篇八篇。第一课只有三个字:“开学了!”第二课也很简短:“我们天天上学,学校里老师同学很多。”

学校里老师同学真不少。两个村合用一个学校,又因为新中国成立不久,大龄儿童扎堆入学,我们一个班有三十来人。至于老师,有四位,都是男性,一位姓田、一位姓任,还有两位分别是老张老师和小张老师。没有女老师,唱歌、跳舞、画画是任老师和小张老师教的,那比上文化课舒心多了。

要说舒心,晨读也是我喜欢的。春夏之交,天刚刚放亮,各班的同学就把凳子搬出草房,在教室和土墙前面环形排开,朗朗的读书声融汇成交响曲,一直传到校园外的大街上。

正对学校大门,老师的办公室居中,教室前面也有小小的花池,长得最茂盛的不是花草而是树木。梧桐树巨伞一样高过房顶,在我眼里足够高大;令我感到稀奇的,是四年级教室门口东侧花池里有棵矮矮的黄杨树,人们说这树的木头能刻印章,可一年年过去,直到我离开学校也没见它长高多少。

老师办公室里有两件东西让我念念不忘。一件是座钟,什么时候进办公室都能听到滴答滴答的声音,每到整点,还听到“嘶”一下仿佛弹簧松动,然后便是悠扬的报时之声。另外一件是摇铃,每每老师站在办公室门前摇动,那种清脆悦耳就传遍校园。

我对老师的办公室有一种莫名的畏惧,假如独自进入,必定快进快出,一秒钟也不愿意多待。暗淡的屋子里,没有什么人喧哗,幽幽的寂静衬托座钟走动声更加刺耳。那时候普通老百姓家里没有座钟,或许是孩提固有的无知与好奇,使我深来由地胆怯起来。

教室里光线同样暗淡。向阳的一面有两个不大的窗口,木质窗棂糊了白纸,太阳光是照不进来的,所以多数时间里都是敞开房门上课。后墙上有更小些的扁窗,一到冬天还会堵死,好在也不总是冬天,天气变暖之后,扁窗被推开透气。偶尔有辍学的孩子在房檐上掏了麻雀蛋,烧熟了从后窗递进来,引起教室里一阵骚乱。

通常情况下学生都是放学回家吃饭,遇到大雨滂沱,家长也会把饭送到学校,也有人托别的家长或者有雨具的学生捎饭。一次亲哥儿俩在教室里争饭,抢着在粗粮饼子上啃一圈,谁下嘴快便占有的多、吃到的多。

日子不富裕,平日里家家户户也没啥好饭,但是,学生家长必定尽最大可能做好些的饭食让老师吃。学校没食堂,老师的饭由学生家庭轮流管,家长做好饭让孩子用饭罐、篮子提着送到学校,也有调皮孩子会在路上偷吃一点儿,老师多吃一口少吃一口无所谓,家长不知道也自然不会追究。

生活不好,学习条件也不好,学校里根本不具备照明、取暖条件。冬天的早自习天还不亮,同学们提着用墨水瓶外加两分钱铁皮灯头合成的煤油灯上学,一个课时下来,熏黑的鼻孔比学习成绩明显得多。没有取暖炉,严寒的冬天只好把教室门关严实一些,好在草房冬暖夏凉,又向阳,所以也就忍受得住,再说不能忍受又能怎样?一位族兄曾用罐头铁桶自制了一个小炉,小木棒刚刚点燃,就被田老师一脚把小炉子踢出门外。

学校里没有图书室,不过可以订《中国少年报》《新少年报》。我就是从当时的少年报上得知“苏联卫星上了天,美国卫星似泥丸”,并永远记住了“舍身救火的英雄向秀丽”……每过一些时日,学校会通知书店到学校售书,提醒同学们预备钱买书。那时是个开心的日子,不管买不买,至少半天时间里大饱眼福,能读到课本以外的东西。当然,也会有同学买书,钱不多,便只挑最喜欢的买。我在翻阅、比较一番之后,买下了一本连环画《黄继光》,闻着墨香,那本小书让我好几天爱不释手。

1959年我离开了草房学堂,后来很多年我又先后进过四处学校,虽然从瓦房到楼房,学习环境逐渐改善,可是比快乐、说怀念,唯有我的草房学堂,那情那景,常常萦绕心头。

□本版投稿邮箱:qwbxujing@sina.com

【旧时光】

## 儿时上灯

□魏益君

柔情似水。有时,一朵灯花会“啪啪”炸开,母亲就会欢喜地地说:“灯花开了,今年的日子也会开花了!”

在家里上完了灯,父亲还会带我去给祖上上灯。出了村,远远地看到那片坟地里有灯火闪耀,不时还有炸开的鞭炮声。父亲说:“你看,已经有人家先来上灯了。”

父亲带我在先祖的坟茔前停住,拿出灯盏开始点燃。坟头的灯亮起来了,父亲开始烧纸钱,一边烧着,一边口中念叨着:“先祖保佑,让我们年年丰收,五谷丰登!”说着,拉我跪下,一块给先祖虔诚地磕头。有一年元宵节下雪,父

亲依然要去上坟灯,母亲说:“下雪了,路不好走,明天雪停了再去吧。”父亲说:“正月十五雪打灯,这是丰年的兆头啊!”说着,走出家门。父亲上完坟灯回来,衣服上沾满泥土,手也划破了。我知道,父亲肯定在爬那条河沿时摔倒了。但父亲却很高兴,像种下了一个希望,抱回一个元宝。

多年来,每年正月十五我都回老家上灯。每回看到那荧荧灯火,我就想,人们之所以那么看重“上灯”,是因为那小小的灯花里,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希冀,把一个农家的虔诚愿望,全都托付给那枚小小的灯盏了。

词:“油满满的,日子也满满的,今年的收成也满满的!”

天黑了,父母开始忙着上灯,母亲还挑两盏大的,让我送到村中的水井和碾盘上。灯火跳跃着,把春寒料峭里的农家小院映照得